

# 官场小说

FICIONMONTHLYFICIONMONTHLY

小说月报·原创版

精品丛书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精品丛书

小说月报

原创版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 官场小说

FICTIONMONTHLYFICTIONMONTHLY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月报·原创版》精品丛书. 官场小说 / 陈忠实等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1 (2010.5 重印)  
ISBN 978 - 7 - 5306 - 5491 - 0

I. ①小…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370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4.75 插页 2 字数 368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 - 9000 册 定价: 40.00 元

# 目 录

.....

001	关于沙娜	陈忠实
013	我们的负荷	李 铁
058	博士彰文联的道德情操	凡一平
158	乱季	孙春平
203	右手握拍	北 北
241	隔墙有耳	陈少蔚
269	贵妃醉酒	张子雨
340	鸟类生活	杨少衡

## 关于沙娜

□ 陈忠实

这个作家是一位工作和生活都十分正常的作家。天明即起，洒扫清洗，早点自烹牛奶鸡蛋，外加一块馒头，然后坐下来写字或读书；没有废寝忘食，也没有彻夜长熬；不喝酒，更不吸烟；似乎也没有什么抢眼的卓尔不群的风度，读者从报刊上看见的照片，也正常普通，没有目极八荒的伟岸，没有双臂架椅纵论天下的派势，也没有手搓长发眉头紧锁誓与民族共死生的痛苦万状的景象。这个作家很平和，生活和工作平静的时候很平和，被生活和工作中的龌龊事狠狠地龌龊着的时候，依然很平和，把愤怒用平和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一种个性，一种风度。据说作家出身于一个古典文明很纯正的家庭，培养孩子的诸多戒律中有一条很难做到，不许喜怒无常情绪失控。这样的家庭和受这样律条训诫的孩子也不是绝无仅有，所以并不排除作家性情中的先天性因素。

作家现在骑着一辆自行车正在往回赶路，乳白色的水雾说不清是在消散还是朝峡谷里隐退，笼罩在雾帐下的村庄渐渐裸现出来。灰黑的瓦和粉白的墙，在庞大的树冠下在密如壁垒的竹林中时隐时现，时有一幢幢款式新颖的小洋楼从眼角掠过，有鹤立鸡群的感觉。作家的头发和眉毛上都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儿，脸颊也湿润润的。作家每天早晨醒来，不洗不梳，便踏上自行车驶出县城，来到纯粹属于农民生活的某个村庄某个岔口某条山沟的地方，有时候跑出去二三十里，尚未铺垫柏油或水泥的坑坑洼洼的山野道路，既要求你紧握双把儿，还要你目不斜视心不二用，对轮下的路况做出选择随机应变调动车头，稍微马虎就可能被石头撞翻，被窝进深坑，或绊倒在拖拉机碾出的七歪八扭的辙道里。作家的大脑和心脏在简单的专注里得到调节和休息，还有整个身体的锻炼。在这样的

山地沟谷间的自然状态的村路上骑自行车,使足部、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得到锻炼自不必说,腰部、双肩乃至整个身体每一个部位的肌肉、筋骨和血流,都在频频的小颠大簸中运动不息,心脏、肠胃等内脏都在颠簸里颠簸着。作家有意或无意地自我抚摸时,都明显地感觉到了双腿双臂腹部和臀部的肌肉重新紧凑起来重现弹性。作家骑车到某个择定的地段,扔下车子,在田间小埂上随意走走看看,或者在草地上做一点踢腿舒臂的轻微运动,然后再骑车返回日渐繁华日渐喧嚣的县城。作家两年前开始这套别出心裁的晨练项目的时候,县委书记正儿八经对此事做出安排,让一位司机送作家到任何感兴趣的地方,晨练完了再送回来。作家不做解释,淡淡一笑说,那我就不去了。书记很诚恳地解释说,你的写作我不懂行也帮不上忙,但我得负责你的安全。山大沟深野兽出没,人也刁悍,万一出个差错谁也受不了。你是名牌作家,是稀有动物,是大熊猫是金丝猴是朱鹮。我的职责是保护,这是上边领导叮咛过了的。作家仍然淡淡地笑着,心里却想,自己在草地在田埂上伸胳膊踢腿,弯腰仰背撅屁股,让一个小伙子站在旁边是不可思议的。况且,骑着自行车所发生的身体各个部位的颠簸的美好感觉和奇妙的健身效果,通通没有了。作家说,忘了给你交底儿,我曾经在省武术队受过专业训练,三五个人近不得身,尽可以放心。

作家骑车驶进文化馆的院子,一眼瞅见自己的门外站着一位年轻女人,墨绿的裙子和粉红的短袖衫,就像在瓦沟和砖缝都透着千年古气的小院里浮现着的一朵清丽的荷花。作家来深入生活时,选择了文化馆作为栖息地,主要是空间里气氛的适宜。文化馆设在孔庙里,平房很多,虽然破旧,却不断修补,漏了修塌了补,画画的跳舞的唱戏的写作的和行政管理的干部们快活地生活在这里,和这些古老的平房一样古老的合抱粗的柏树下,每天早晨都有一层乌鸦粪,绝无仅有的一方和谐之地。

“秦书记——”

作家骑车到自己门前,刚跳下车,正打算招呼等候自己的女人,对方却先开口了。这个女人很漂亮,脸上和胳膊上裸露的皮肤很细腻白净,眉眼和脸上的气韵都很大气。这样的眉眼和这样的气韵,在纯粹的山民的宅院里是看不到的,也区别于县城街道上那些晃来荡去的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警察的女人。作家问:“你找我?”

“对。秦书记。”

作家开锁,先让客人进门,自己再进去。作家让客人坐在沙发上,把一只沏上茶的纸杯放到客人面前的茶几上,也给自己那只瓷杯添上水坐下来。作家问:“你找我有事?”

“对。秦书记。”

“你说吧,啥事?”

“我要当乡长。”

作家稍稍愣了一下,确是意料不到的事。作家眨了眨眼,专注地看着这个要当乡长的女人。女人确实很漂亮。在门口初看一眼是漂亮,现在坐在对面再看还是漂亮,粗粗儿扫过一眼很漂亮,专注地细看起来更漂亮。这个漂亮女人坦率而又平静地说她要当乡长,说过之后依然是坦率和平静。这样漂亮的眉眼里蕴藉着坦率和平静,就使漂亮有了气韵和质量,作家发觉自己已经喜欢上这个女人了,这样坦率地“跑官要官”的人,作家竟然喜欢上了。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三岔沟乡政府。”

“噢!我唯一没有去过的一个乡。”

“欢迎你去。太远了,路不好走。”

“我已经习惯山路了。”

“你去了,我陪你到下边去看看。”

“你说你要当乡长?”

“是。”

“你现在是副职吗?”

“不是,一般干部。”

“你在乡上分工做什么工作?”

“名义上是搞妇女工作,其实啥都干,啥事紧火了就干啥,哪儿戳下窟窿了就补哪儿。”

“你为什么一定要当乡长呢?”

“我觉得我能当乡长,我要是当上乡长一定是个好乡长,我肯定能当个好乡长。”

“你们乡上给县上推荐过你吗?”

“不推荐我还臭我。”

“为啥？”

“我回答不了，我也弄不明白。”

作家不好再问什么了，这个要当乡长的女人显然是不想直面回答，而不是回答不了，更不是弄不明白。她前面说的“还臭我”的话，实际已经是答案了。这里留下的令作家推测的可能性是多向的，这样短而又浅的交谈无法得出明晰的结论。作家便想松弛一下，绕开话题：“你叫我老秦吧。别叫官名了。那个官衔是为我下乡方便，没有实际意义，作家兼职的官衔跟一般官衔有区别的。”

“你甬推。”女人说，“我知道你是兼职，我也知道你并不管县上的具体事，我只是让你给书记把我提一下。”

“我不推，我可以提建议的。”

“对，这就对，我就是想让你给书记把我推荐一下。我一个普通乡干部，要见县上领导，比见总书记还难。”

“我好坏也是个书记嘛！你连招呼都不打就来了……”

“你是兼职，你也说你是兼职咯！你要是真的当上管事的书记了，肯定也就一毯样儿的难见了。”

“你的嘴好畅快哇！”

“你是说我说了个毯字吗？而今毯字都被人嚼烂了。酒席上一个毯字从头说到尾，讨论会上一说到毯就生龙活虎了，男人不说毯没人缘，女人不说毯不可爱，领导不说毯脱离群众……哎呀！你们作家不是整本整本写毯的文章吗……”

“你这么漂亮又这么年轻，开口闭口就是毯长毯短地说话，也是为讨个好人缘呀？”

“反正我走到哪儿也躲不过个毯字，我就说，他说我也说，他说我不说他就得意了，我也说了他反而得意不起来了。”

“噢！有这样的效果？”

“难道你没有遇到过？”

“遇到过，城里人比乡里人还喜欢说。”

“你也躲不过吧！躲不过你咋办？”

“跟你一样——也说。不过，没有你那样的效果，我如果掺和说了，他们就兴奋更肆无忌惮了，恨不得把毯皮子剥开说。”

“我还以为城里人文明不说哩！”



“一毬样儿。”

随之是漂亮的女人爆发的笑声，她先是仰起头笑，笑得浑身颤抖，粉红色的鼓胀的胸脯悠悠地颤着，直到扭过身子趴在沙发一边的扶手上，半天直不起腰来。她已经笑得浑身瘫软，再也发不出笑声，却仍然抑制不住想笑，喉咙里就喷出“嘿……嘿……嘿”的声音，缓缓地抬起头来，断断续续地笑着说：“秦……秦书记……你也……敢说毬……哩……”

作家自己反而不笑，作家也没有生活在真空中闺阁里，在城市的文化人圈子里，以男女生殖器创作的或隐晦含蓄或直白粗浅的“段子”，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繁茂不衰。餐桌上传统的猜拳行令的娱乐方式早已消亡了，“黄段子”成为美酒佳肴的作料或者说进行曲，作家的耳朵早被毬的进行曲磨出茧了，作家说：“你一口一个毬字我都没笑，我说了一回你就笑成这样儿。”

“你是……书记……还是……作家……嘛！”

漂亮的女人喝了口水，拢了拢头发，脸上就恢复平静了：“你看看，咱们也是说起毬来就把正经事儿忘了哩。哦！秦书记，你就在书记面前推荐一下我。”

“我除了听你说了一通毬，啥也不了解呀，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你的政绩，只说你。”

女人甩了一下头发，喝了口茶，开口了。

“我只说修水电站的事吧，我们乡最僻远了，电还不通。三任乡长都想修个小发电站，都没有修成，水电局不给钱。我给乡长说你把这事交给我吧。乡长说我们几个头儿齐上阵了都要不来钱，你能成？我说反正你们已经没诀可掐没猴可耍了，我来试试。不出两个月，我把钱要来了。现在，有电了。”

“你怎么要来的，上床？”

“看看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连你秦书记都这样说，难怪别人臭我哩！”

“我跟你说着玩哪！”

“我把钱要来了，却把我搞臭了。都说我把局长哄到床上才把钱要来了。人家编得有鼻子有眼儿，连细节和对话都活灵活现，比小说写的还曲折比黄片演得还露骨。秦书记你也是个女人，我就给你说一句最难听的……说局长见了我连老命都不要了，一夜弄了八回第九回休克了……你看看他们怎么臭我！”

“你应该让乡长出来说话。”

“现在谁能堵得住谁的嘴！反正又不违犯‘四项基本原则’。”

“那你还怎么在那儿工作？”

“我不管，管不了也就干脆不管。局长也惨了，他老婆跟他闹，我倒是替局长难受了，别人乱说是一回事，家里人闹就麻烦了。我就去找局长老婆，那老婆一见我鼻子都歪咧，我一手抓住她打过来的两个手腕儿，她连动都动不了。我真的学过拳道。我听说你也练过。我用另一只手指着她的鼻子，‘论权论钱，数上你的老汉，论起毬来，你看看我家小伙子。’我把我丈夫的相片支到她眼前让她看，我又说，‘你老汉是个好老汉，少有的好老汉。你把这个好老汉的脸抹得五麻六道，你作孽！’我把她的手攥开，我走了。那老婆居然没动静。”

“嗨！我真刮目相看了。那么你说说，你怎么把钱要到的？”

“其实也是我遇上好机会了。前头三个乡长要不来，也该轮到咱们乡了，再不给我们就没有说词了。当然，我也陪局长和相关干部吃饭喝酒，酒席上，我发现局长也爱说爱听毬的段子，我也就凑热闹说，局长爱听爱说，人家从来也不动手动脚，这是个好局长，现在可真应了一句俗语，‘好人落下个赖名誉’。”

作家听到这里，很肯定地说：“我给一把手推荐，我肯定会推荐。”后半句话她没有说出来，相信聪明的女干部会想到。果然，直言要当乡长的漂亮女人自己说出来了：“至于人家提不提我当乡长，你也管不了，我只要你推荐一下。”

作家送女干部出门，突然记起来忘了问名字：“你得把你的尊姓大名留下呀！”

她已经用脚拨开了自行车的车撑棍儿，回头笑笑：“沙娜。挺洋的吧？”

“你现在回三岔沟？”

“还有拨款的尾数没到位，我去水电局催。”

那女人已经跨上自行车，旋即又跳下来，对作家说：“我给你带了一袋蘑菇，新鲜的。”

作家一看，窗台上有一只白色塑料袋，扎着口，拎起来沉沉的。

“喂！书记，我是秦业。”

“噢！秦书记，什么事？你说。”

“这段时间县委不是正在调整中层和乡镇的领导班子吗？”

“是。有什么事你说。”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谁？”

“三岔沟乡的女干部沙娜。”

“这人——你甬说。”

“你认识呀？”

“我认识不认识你都甬说。”

“这人挺能干的……”

“这人你甬再提。”

“为什么？”

“甬问为什么。这人你甬说。”

.....

作家秦业把电话机扣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她想到书记即使不满意，也会缓然处理，诸如通常所用的办法，让组织部先了解了解情况吧！唯独这样干脆利落的否定，显然不是她印象中的书记处事的习惯。作家不用回味，那不假任何思索没有丁点犹豫不留丝毫回旋余地断然拒绝的态度，起码证明一点，沙娜在书记的印象里是很糟糕的，连说都不能说连提都不宜提的，根本进入不到“考虑考虑”的层面。书记敢于这样断然表态，还证明了另一点，书记对沙娜很熟悉。在全县几百名干部中，单是各部局各乡镇的党政正副职领导干部，书记也未必能一一叫出名字，一般普通干部办事员就更马马虎虎了，然而却认识而且熟知沙娜，可见沙娜如果不是因为出类拔萃的漂亮而招人注意，肯定就是别的什么原因了。作家唯一能想到的还是沙娜提供给她的陪水电局长喝酒说谜的事，也许……也许是没有底线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作家陷入一种少有的心绪麻乱的状态。她本来正在赶写一部中篇小说，这是山区风情系列中的一部。前头已经发表的几部反响颇好，已有出版社邀约结集出书，这无疑是令作家最惬意最舒心的事。她没有料到进入山乡以来的感觉如此敏锐，甚至某乡民的一句话都会激起创作冲动，她素来写城市里各色人物的生活纪事和人生沧桑。她生在一座北方古老的城市，长在这座城市也工作在这座城市，而且是这座城市中传统文化甚浓的家庭，除了夏收秋收到郊区农村帮助农业合作社收麦子掐谷穗等短暂的接触之外，最长的一次乡村生活经历是到农村搞“四清”运动，原定半年时间，结果因为“文革”开战而中途撤退了。她没有料到五十岁以后到陌生的山区乡村还会产生这样敏锐的感受和体验，一篇篇

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小说、散文连续涌泄出来，真的是获得写作上的二度青春了吗……现在，漂亮的沙娜却把她搅乱了。她原打算给书记打个电话推荐一下，甚至不算推荐只是提说一下，至于适宜不适宜提拔，不仅不是她管的事，说穿了她自己也心里没谱儿，她仅仅只是看见了一张山区少见的漂亮的脸蛋，听了一番为修水电站要钱以及派生出来的风波，她自己也没有力主推荐的意思，只是提说一下。书记反复了三四次“这人你甬提说”的话，反而把自己心里弄得不安宁了，坐不下来也提不起钢笔了。

她喝罢自煮的牛奶，就锁定了分管水电工作的石副县长，拨通了电话。

“喂！我是秦业。”

“啊呀！秦大姐，我都想死你了。”

“甬作秀了——电话可是我打给你的。”

“兄弟不敢骚扰你呀！你给人民制造精神食粮哩！”

“贫！”

“嘿嘿嘿嘿嘿！老姐有何吩咐？”

“我想见一下大驾，有空儿没有？”

“这哪敢马虎，兄弟恭候。”

她之所以锁定石副县长，唯一的原因就是可以断定他了解沙娜。三岔沟乡修建成功小水电站，在县上也算得一个不大不小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主管水电工作的县长不会不认识要回资金的沙娜。再说，石副县长是本地猴儿，从山里走出去念了书又分配回老家山区县工作，从乡里干到县里，又从县里下到乡里，再从乡里调回县里，几十年来上上下下往返调动，把县机关和下辖乡镇的旮旯拐角都踏踩过了，无异于一部活档案，不会不认识沙娜的。她便骑上自行车，想听听石副县长关于沙娜的印象。

“忙啥哩？”

“没忙啥。”

“看你桌上摊下这阵势——”

“哦！清理清理，及早清理一下。”

作家秦业听出“清理”一词中不寻常的语气，敏感地感到一种“交手”的意味，就开玩笑说：“高升？拍屁股要走？你可怎么摺得下那几个相好呢！”

“再多也不行！再多也不抵老姐一个。”

说罢便哈哈大笑，十分畅快地笑。秦业也笑，却是败下阵来的笑，也畅快。在现任的县委和政府的领导班子里，石副县长是她唯一可以肆无忌惮地开玩笑的一位，一是年龄相仿，都过五十了，超越了人生容易引起麻烦的年龄区段，自然还有个性，一个不足二十岁的中专毕业生，在这个县干到五十多岁也干到副县长这个位置上，没有才干没有政绩和没有精明乃至没有一点油滑都是不行的。他的年龄已不允许他继续待在副县长这个位置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到哪个位置上去，秦业却不知底儿，现在，看阵势是有眉目了，她就问：“去哪儿？敢告诉老姐吗？”

“对老姐我啥话都敢说，前几天跟我谈了话，到政协去。”

“当主席？”

“噢！”

“如何？”

“好哇，临终混个正县级，再晃荡几年，回家抱孙子，咱这人嘛！足够了。”

“好，你倒是知足。”

“人得活个明白，人活得明白才活得自在。”

“挺富于生活哲理的。”

“你看看，县长刚挂上四十，书记还不到四十，让人家年轻人指挥咱一个半大老汉，甭说咱心里受话不受话，人家年轻人也别扭。”

“人明白了话就好说事也好办。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

“三岔沟乡的一个女干部，沙娜。”

“唔！”

“认识吗？”

“你，怎么问这人？”

“我，怎么不能问？”

“一般女人都不问这人。”

“你说什么？”

“女人一般都不问这人。”

“为什么？”

“我没有研究。”

“哎呀！女人一般不问她，那么问她的都是男人了？”

“基本如此。”

“什么原因？”

“我没有研究，只看见现象，现象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没研究。”

“问她的男人里头有没有你？老滑头！”

“哪轮得上我这老汉呢！”

“这话怎么闻着酸酸的？哈哈！”

“哈哈！”

秦业就不再坚持问下去，再问下去，就显得自己不明白了。然而又不甘这样的结果，她也用石副县长半是正经半不正经的口吻说：“还没卸下县长的乌纱，说话已经像政协主席了。”

“唔？你说什么？”

“说话已经像政协的主席了。”

“县长怎么说话，政协主席又怎么说话？”

“县长就像你昨天那样说话，政协主席就像你今天这样说话。”

“有什么差异？老姐你甭损我！”

“我没研究。我只看到现象，现象就是你这个样子。有没有差异，为什么会有差异，我没有研究。哈哈！”

“哈！弄半天你把我装进我的话里了！老姐，你也够滑够损的！哈哈！”

……

秦业骑自行车往回走，县城的街道真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上回看见的杂货铺，现在已变成装饰一新的小超市了。洗头洗脚的门面似乎又添了好多家，总是标着温州的牌子，而门口招徕顾客的小姑娘却未褪尽当地人的胎音。她又嗅到一缕幽幽的香味，只有烤红薯的香味才能诱发人的食欲，即使你刚刚吃过饭撂下碗筷，仍然会诱发你走到烘烤炉前掏出零钱来。她一眼就扫描到了左侧街角那只用大号汽油桶改装的烤红薯的火炉，一个穿戴颇利索的年轻人站在炉前，她便走过去。

她把两个烤红薯放在车前的筐兜里，自然地又想到吃红薯的风波。她刚到这个山区县不久，一位办公室的女干部来找她，传达领导指示，作为县委领导

人,不宜在大街上啃烤红薯。秦业没有给女干部解释,她只是传达而已。这位女干部后来又来传达过一次,建议她最好不要穿旗袍上街。无须解释,同样是在群众眼里的党的领导者的形象问题。秦业后来知道,她的行为已经被编成“段子”。在餐桌茶社流传:县委秦副书记穿着开衩很高的旗袍,坐着当地农民开的“拐的”(三轮篷车),手里攥着烤红薯啃着,引得市民争相观赏,交通为之拥塞。她穿过旗袍上街,她也在街道上边走边啃过烤红薯,她从文化馆到县委开会或办事,乘坐过当地人称叫“拐的”的带篷三轮车,车费仅仅一块或两块,图得省事,而没有叫县委的轿车。人们把这真实发生过的三件事焊接在一起,就有点滑稽的意味了。她后来买了一辆自行车,她还是穿旗袍,各色裙装里她就喜欢旗袍。她仍然买烤红薯吃,只是忍着馋劲儿,回到屋子里吃。人们可以在餐桌上永不厌烦地说那些以男女性殖器官编出的极富智慧的“段子”,却不能容忍你在街道上啃烤红薯。秦业骑着自行车驶进文化馆大门的时候,突然把“拐的”,旗袍,烤红薯与沙娜联系到一块。如果她不是个作家而是一个县或乡的干部,如果还有坐着“拐的”穿着旗袍啃着烤红薯的行为,能否提拔为一个乡长呢?这个联想仅仅在一瞬间发生,到她打开自己的门锁坐下来之后,似乎又把这个联想推置一边了。

秦业给自己新沏了一杯茶,秦业坐在沙发上啃着烤红薯,隔年的红薯烤熟后的味道更加绵软香甜。当地农民用什么方法居然能把去年秋天挖下的红薯储存到今年夏天,真是了不起的进步。沙娜肯定提拔不了乡长了,“这人你甭提说”,“女人一般都不问这人”这些话里的潜台词可以做多向猜测,而结果却是清楚的分明的。她对沙娜也就刚刚见过一面,只看见一张漂亮的脸蛋和甚为畅快的说话,唯一的政绩就是为三岔沟乡要到了建立小水电站的款子,仅凭这些,她也是无法心地踏实信心十足鼎力推荐沙娜的。

秦业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欧洲,几近一月,再回到县上再推开古柏浓荫遮蔽下的文化馆的房门的时候,似乎从虚幻的世界终于踩踏到实处。她仍然没有忘记给自己买两个烤红薯,这红薯分明已是今年的新鲜红薯了,红薯远远没有长到它应该长成的个头儿,味道也是一种尚未成熟的绛生味儿。农民急于卖钱,早一天上市就抢一份好价钱。秦业咀嚼着这绛生的嫩红薯的时候,所有西餐无论法式的荷式的都被从胃腔里扫荡净尽了。

有人敲门。

通讯员送来厚厚一沓传阅文件。

秦业一手拿着红薯啃着，一手翻检着文件。把那些必须要阅读的篇幅又比较长的上至中央下到省市县的文化先浏览一下标题，分检出来，准备随后再读，她看到一份单页的干部任免的通知，她看到了沙娜的名字。

沙娜被任命为乡长了，沙娜不在三岔沟乡任乡长，而是调派到五里坡乡任乡长。

秦业的眼睛凝固在那页简短的文字上，沙娜两个字在纸页上舞蹈，沙字蹦起来娜字落下去，娜字弹起来沙字落下去，沙字娜字一起弹蹦起来又一起落下去又并头弹蹦起来了，那页白纸像杂技场上的弹床，秦业被那两个弹蹦着的字弄得眼睛都花了，头也有点晕眩，就把眼睛移开，发现拿在左手里的烤红薯已经攥成一把泥，从手指间从后掌下流出来……



# 我们的负荷

□ 李 铁

## 1

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打破了孙兆伟的好梦，他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在他还未清晰的视线里，他看见窗外的雨依旧淅淅沥沥地下。房间里光线很暗，使他无法看清那座精巧的石英钟的指针。昨晚他睡得太晚了，从厂里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二点钟，那时外面就下着小雨，但他的情绪丝毫也没受到雨的影响，他的心跳几乎比雨声还茁壮。上了床，没等他又凉又湿的身子挨上老婆田小玉，田小玉就被他的心跳给震醒了。他顺势搂住田小玉，田小玉一边往外推他一边说，都这么晚了，你还想干什么？他说天是很晚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干什么。田小玉说还是睡觉要紧，他说等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不会这么贪睡了。田小玉就努力睁大眼睛，问他是什么事。

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将是我们厂的最高领导了。孙兆伟说。

孙兆伟虽然是压低声音说的，但这句话依然像一块巨大的石头抛进水里，激起了冲天浪花。这冲天浪花足可以使田小玉彻底清醒，并为之兴奋了。这个消息对田小玉意味着什么她自己是十分清楚的，作为一家大型企业的第一夫人将会有有什么好处，连一个傻瓜也会想得出来的，何况田小玉还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她马上变推为拉，把自己滚烫的身子一下子全都埋在了孙兆伟冰冷的身子下。

这是真的？田小玉还是不放心地问了一句。

我跟你说过假话吗？孙兆伟反问道。